



蝉

□贾海

“风餐露宿栖高枝，引吭高歌不停息。炎炎夏日祛烦意，秋来默声逝土归。”这是对蝉真实的写照。蝉，又名知了，卵产于树叶，叶落蛹生土中，于地下历几载经几次蜕变方于夏日破土而出，爬上树干蜕变成蝉。吸食数木汁液为生，雄性高鸣，雌性不发声。黑亮的外壳，轻且薄的透明翅膀，灵巧的身体，好似清丽脱俗的绝代佳人；高远响亮的鸣叫，犹如情感豪放的旷世男高音。

中午，天气炎热，蝉的歌唱延续几秒钟。短暂沉默后，歌声又突然开始，迅速提高，保持几秒钟。随着腹部的收缩而逐渐降低，成为呻吟。然后又突然重新单调地重复着。有时，尤其是闷热的傍晚，蝉被太阳晒得头昏脑胀，便缩短沉默时间，甚至一直唱个不停，但总是渐强渐弱交替进行。蝉在早晨七、八点开始歌唱，到晚上八点左右，暮霭沉沉时才停止。夏至前后，人们听到它的第一声歌唱，到九月中旬，音乐才结束，蝉在阳光下歌唱时间为五个星期。法国著名昆虫学家和作家法布尔在《昆虫的故事》一书中写了《蝉》一文，他由衷地盛赞了蝉的一生。蝉的一生是辛苦的，但它在生命仅存的90天里，让自己快乐的宣泄，自由地歌唱。蝉应该是毫无牵挂地等来了秋天，结束了生命。

中国的古人，把蝉视为高洁的象征，曾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，歌咏它，赞颂它。“高蝉多远韵，茂树有余音”（宋朱熹《南安道中》）、“饮露身何洁，吟风韵更长”（唐戴叔伦《画蝉》）。这样脍炙人口的诗文不胜枚举。说到咏蝉之诗，当然应该提到唐代咏蝉诗之“三绝”——虞世南《蝉》、骆宾王《在狱咏蝉》、李商隐《蝉》。三首诗都是借蝉以寄意，但旨趣迥然不同，各臻其妙。蝉本无知，诗人却闻蝉而赋，只因为心中又重又浓的情感无法宣泄。古亦不乏蝉的著名画作。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画草虫的高手，他画的蝉形神俱佳，活灵活现，特别是配上大写意的瓜果、花草之后，蝉就更加显得细腻，出神入化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小时候，我对蝉的接触可以说太多太频繁了。在那些清贫的日子里，特别是放了暑假，与蝉打交道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小孩子把捕蝉当作一种乐趣，总是千方百计想着法儿捕蝉。

最原始的办法是粘。在屋檐下寻找一些新鲜的蜘蛛网，在一根长竹竿顶绑上一截细细的竹签，将蜘蛛网缠在竹签上，吐上一点口水，就成了粘乎乎的粘胶了。看准了爬在树干或者树枝上的蝉，轻轻地靠近后猛地往蝉的翅膀上一粘，蝉便有来无回了。另一种办法是网。用一根铁丝弯成碗大的圈儿，套一个透明的塑料袋，再绑在一根长竹竿上。看准了爬在树干或者树枝上的蝉，轻轻地靠近后猛地一下扣上去，那蝉便成了囊中之物。粘蝉，网蝉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特别是要昂着头，扭着脖子，盯得两眼酸痛，有时候在树丛中或是荆棘里碰到了马蜂，被蛰得抱头鼠窜，鼻青脸肿，但是我们还是跃跃欲试，乐此不疲。

蝉的皮叫蝉蜕，亦可入药。儿时，母亲经常用蝉蜕给我们冲茶喝，味清香，祛火很有效。而今，远离了家乡，就很少再有机会喝母亲泡的蝉蜕茶了。去年夏天，我回家一趟，院子里的那颗苦楝树依旧茁壮，蝉鸣阵阵，只是没了儿时的热闹。街沿上长满了青草，苦楝树叶落在地上。看到这些，我心里揪做一团。家里人人都去了外面，房子就一直空着。我站在树下听到了蝉鸣声，那么熟悉，那么悠长。

现在，只能听到在街边树上的高一阵低一阵的蝉叫了，我总是想起儿时的蝉事。的确，挺有趣的，很值得流连。

凉水·冰糕

□杨桃

炎炎夏日，口干舌燥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曾经的凉水和冰糕。

凉水是摆在路边树下，或者岩边支起的茅草屋里。赶集回家途中，总是忍不住要缠着爷爷歇息，顺便吃上个冰糕，喝上杯凉水，感觉甚是凉爽，无比舒服。

时光荏苒，不知不觉间，冰糕已经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，取而代之的是雪糕、冰激凌、矿泉水等冷饮，种类繁多，味道各异。冰箱冰柜里塞得严严实实，内容丰富、色彩缤纷，却让人没有从前那种渴求的欲望。

凉水，是白糖或糖精加上泉水，喝起来凉幽幽的，甚是解渴消暑。通常，凉水摆在路边靠山的大树或茅屋搭起的亭子里，大人累了歇脚，要上杯凉水，吹牛聊天，拉家常，讲故事。凉水聚集众人，汇总信息，拉拢关系。喝水之际，大人们谈论哪家老人又过世了，哪些媳妇很孝顺，哪里发生火灾，哪里又遭偷盗，东村的情郎，西村的妹，许多时候还能撮合佳缘、牵线搭桥，熟人往往很可靠，绝不欺瞒拐骗。小孩们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，偶尔插嘴要再喝杯凉水。

小时候的记忆里除了凉水，还有对冰糕的渴望。记得那时候家里穷，没钱买冰糕，只能带个水壶装上米汤，下课后躲在墙角看人家奔向学校的店里买冰糕，直流口水，越流得凶，感觉越渴。而

米汤喝得无味极了，倒对冰糕充满了无限渴望。

一下课，便跟着一群孩子冲到了老师的杂货店。看着他从冰箱里取出许多冻硬的盒子，然后用钳夹夹住竹签这头，用力一拉，冰糕便乖乖地出来了，成方形，透明中带着红褐色，有时还冒寒气，让人看了心里也凉快许多。然后，老师又把调好的红糖水倒进那些拔出冰糕的空盒子里，重新放进冰箱冻起。

一次，老师在从盒子里拔出冰糕的时候，用力过大，将冰糕掉地上了。他见我在一旁，便要让我去把冰糕扔掉。一群小孩子便跟着我像押“犯人”一样把冰糕带到了操场，然后假装用力一扔。

我扔在了不远的地方，等随我同去的同学们走了，我悄悄折返回去，捡起刚才扔掉的冰糕，甚至都馋得没来得及抹去上面的灰尘，便放进了嘴里。那个凉爽、那种惬意，是一种无限的快乐。

现在想来，当时实在是太嘴馋了。在我看来无所谓山珍海味，当你非常饥饿的时候，白饭也是美味佳肴；无所谓玉宇琼浆，当你口渴难耐的时候，凉水也让你无限惬意与满足。如今看着那大杯小杯的冰激凌，白的粉的雪糕，早已没有童年时候那种对冰糕的无限渴望。这个夏季，我想到了童年的凉水冰糕，怀念儿时凉水冰糕的清涼。

飞奔的冰粉

□杨力

挥汗如雨的季节，能拯救一个人度夏的方法，除了空调和西瓜，恐怕就只有冰粉了。

记忆中的冰粉，是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的一碗清凉，它是花甲之年向婆婆的拿手好戏。夏天的早晨，一盆温凉的清水，等来的是向婆婆的勤劳，用布包着的冰粉籽，反复搓揉出一盆的浆红，然后被一根长长的井绳下降到冰凉的井水中。冰粉在这儿凝固成形，并且以一种爽滑的姿态重现天日。

此刻正值小屁孩们放学。我们在院子里排队，巴心巴肝地等待着向婆婆的“检阅”。慈祥的向婆婆一边哼着“不急不急”，一边用小刀划过凉盆中的冰粉，轻轻盛于小碗中，浇上红糖水和白芝麻，须臾间变成了小屁孩们的“解暑神器”。晌午刚过，向婆婆的冰粉就一准会出现在街口，去“拯救”更多人的夏天。

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而这个夏天，习惯于饭后走百步的我，在闹市的一隅看到了灯箱上一行醒目的字：“传统小吃，向婆婆冰粉。”我几乎是疾步而去，找到一个位置坐了下来。环视一周，街面上摆放有许多的小餐桌，食客们排着队，像当年的小屁孩似的，等待着和冰粉的重逢。更远处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，卖各种小吃、各种小玩具小饰品的，让一溜长街充满了烟火气。

冰粉端了上来，店主却是一个清秀的女孩，细细一问，还真是向婆婆的曾孙女。再细端面前的冰粉，除了红糖水白芝麻，还多了西瓜、葡萄干、红绿豆、糍

粑、龟苓膏、西米露和玫瑰花瓣等等，味型丰富不说，味道还多了更多层次。而摊点前排起的长列让女孩飞奔，冰粉的火热和冰粉的清爽交织成城市的新夜景。

不觉间又去品尝了几次，对女孩也慢慢多了一些了解。开始是想开一个店，解决自己的温饱，至于卖什么，有些举棋不定。这时父母建议，从小吃到的冰粉，算是家传的手艺，从祖母到曾孙女都会制作，算是四代传承。炎炎盛夏，最适宜冰粉去消暑。

女孩就这样开起了冰粉店，又适逢国家鼓励地摊经济，把小餐桌顺势摆上华灯初上的街头，立即就成了一条街的风景。一碗碗飞奔的冰粉，除了让人们享受到冰粉的清爽，更体验到烟火味带来的熟悉感。无数的店和店主走向街头，城市的流动与繁盛悄然回归。

